

佛教東傳入漢地，二千年來經由諸大譯師的發心傳譯，後世佛子得以代代誦讀，佛法能在中土傳承千載。漢譯佛典不僅在宗教傳承上發生作用，其所傳遞的內涵，也對中華思想、文化、藝術及語言的發展影響深遠。

談起佛教傳入漢地，當提及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，故事中透露佛典漢譯起始便是由皇帝發動的文化事業：故事說漢明帝於夜夢中見高大金人襯以明光，醒時便召集群臣議論夢兆。大臣向上稟奏：「西方有神，其名曰佛，陛下所夢，得無是乎。」皇帝確信自己於夢中所見即是此佛，於是指派團隊西行求法。求法團在大月氏遇攝摩騰，得佛立像與梵本經六十萬言，譯寫以後返回洛陽。（一說以白馬馱至洛陽，並在白馬寺翻譯《四十二章經》）。

故事的傳說版本各異，無法做為信實史料。至於《高僧傳》卷一則記有「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。初緘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中。騰所住處。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。」而蘭台石室即當時的皇室圖書館，其時雖然尚未有「譯場」之名，然而來自於皇家與中央的發起、贊助，則亦可視為國家譯場之前身。



洛陽白馬寺

國家譯場的成立與轉型

初期佛典漢譯受限於各種資源條件，還未能有計畫、系統性地進行，因此少有全譯本，而譯經文體也尚未確立。而後四世紀晉代道安法師撰寫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列出經典譯者，判定譯經時間，

奠定漢傳佛教文獻整理和佛經目錄之基礎。道安法師於長安組織譯場，並提出「五失本」、「三不易」等論，成為後代譯經工作的重要參考。長安譯場集中培養了許多譯經人才，也為往後鳩摩羅什大譯師的佛典漢譯事業預留豐沛的資源。

道安法師的長安譯場雖然已受國家重視，然而真正由國家系統性支持的譯場，還要待到鳩摩羅什來華。歷史上對於宋代之前的官方譯經記錄有限，大致可以姚秦鳩摩羅什，以及唐代玄奘所主持的國家譯場做為代表。



克孜爾千佛洞前的鳩摩羅什像

姚秦弘始三年（四〇一），君主姚興迎鳩摩羅什至長安組織了大型譯場「逍遙園」，規模前所未有，至多參與翻譯工程人員計有三千人眾。「逍遙園」不僅是學術機構，亦為教育場所，譯場採行的是自漢末安世高以來「譯講同宣」的模式，一方面進行梵漢經典對讀轉譯，一方面也講授經文、宣揚法義，因此譯場不僅是譯經的場所，也是傳教的道場。在主譯宣講經文的同時，聽講的譯經團隊也提出詰問，形成一種辯經過程。如此一來，不但對譯出的經文在法義上能更加把握，同時參與學習的譯經團隊成員，將來也自然成為後續經典宣講人，擔起經典傳播之責。

鳩摩羅什的譯場建制也成為後世譯場的啟建基準，至宋代而完備。值得觀察的是唐代玄奘所主持的國家譯場，在譯經團隊規模上大量減省參與人員，鳩摩羅什團隊多至三千人，及至玄奘則改制成約莫二、三十人的精緻專業團隊。

羅什大師聲名遠播，開壇講經必集合數百千人齊聚聽講，聽者同時筆記，再將筆記集合起來作為譯文參考，彼時通梵文者少，故此措施一面也能進行

偵錯。而當梵文知識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而推廣日增，此偵錯需求自然逐漸降低。此外，上千人集聚一處聽講，眾人皆可發問，主譯都必須給予答覆。然而各人識見參差，所問若不及義則易使翻譯工程延宕。

玄奘主持的譯場，改為集合專家組建精緻團隊。依文獻所載，約有「證義」十二員，「綴文」九人，「正字」與「證梵語梵文」各一，如此加總共得二十三人。同時譯經團隊採用內部研究式的翻譯工程，不再對外公開講經。如此一來，便能減少外務干擾，得以專心研討譯經工作。若以譯

出經卷數觀之，鳩摩羅什團隊於十年間共譯出佛經 313 卷，效率之高已令人讚嘆；而玄奘團隊則歷十九年譯作 1335 卷，譯場工作方式的改良，明顯提升譯作產量，以致後世譯場皆採如此專家集會運作，而分工則更趨細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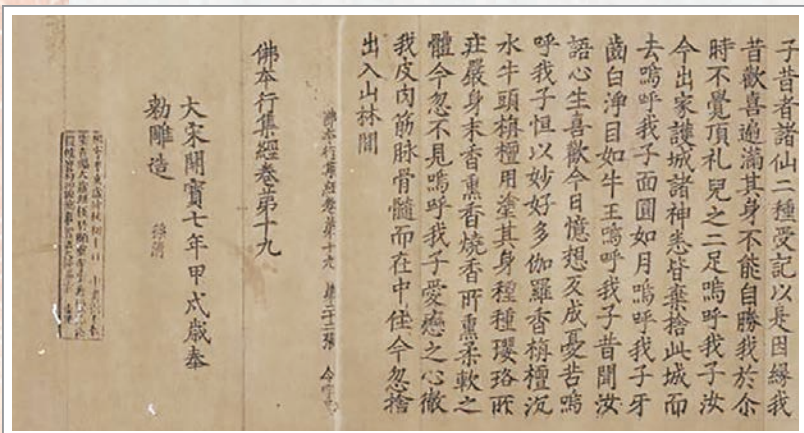


宋代譯經院的制度與待遇

宋代開始為譯場資料作系統性整理，除了編有《譯經院實錄》之外，《大中祥符法寶錄》、《天聖釋教總錄》與《景祐新修法寶錄》等文獻皆詳細記述了宋代譯經制度與內容，為古代譯場史料保存了珍貴的記錄。

宋代國家譯場稱「譯經院」，乃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五年啟建。譯經院位於太平興國寺大殿之西，後又於譯經院之西建印經院，印製《開寶藏》及新譯佛典。除了譯經印經之外，亦為接待安置外來僧侶之所。

譯經院由三堂構成，分別是位居正中的「譯經堂」、東序「潤文堂」與西序「證義堂」。譯經堂為譯主、證梵之居所，潤文堂住的是潤文官，證義



宋代初刻本《開寶藏》中所收錄之《佛本行集經》(局部)，日本南禪寺收藏

堂則提供證義僧居住。

在前代諸譯場的軟硬體基礎之上，宋代譯經院的體制亦臻於詳備，佛典漢譯工作持續百餘年，共譯出經典七百多卷。今以宋代譯經院之設置為代表，略敘人員職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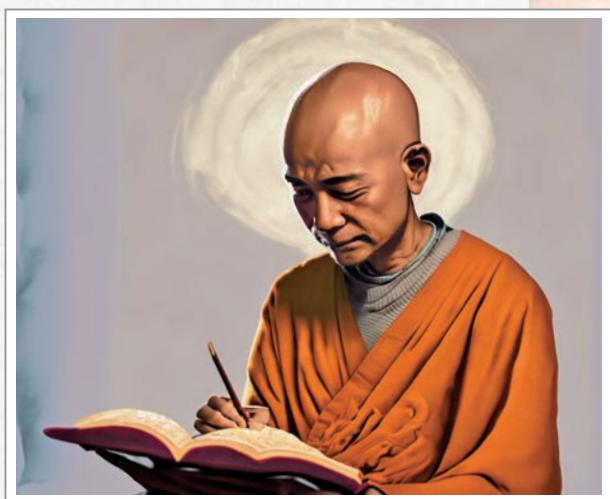
1. 譯主：譯經工作主持人。
2. 證梵義：與譯主確認梵經文義者。
3. 證梵文：與譯主確認梵經文字者。
4. 筆受（或兼綴文）：記錄漢語譯文者。
5. 證義：與譯主確認漢文文義者。
6. 書梵：以漢字標示梵音者。
7. 度語：為不諳漢文之譯主，將梵文釋為漢文者。
8. 梵唄：譯場中讀誦經典者。
9. 正字或刊定：熟悉漢字文字學，校訂文字正誤者。
10. 潤文：潤飾轉譯後漢文佛典詞句者。
11. 監譯（監護大使）：籌劃與監督譯事之進度，由中央官員兼任。

以上各種，依譯場狀況調整，若譯主熟悉漢文，則毋須設置度語；或潤文者能兼正字刊定工作等。譯場的靈魂人物是譯主，擔任此職的多是持有經本或能背誦經典，並對待譯經典修持有成的三藏法師。筆受和度語分別擔任譯場中的筆譯與口譯，負責與譯主確認內容無誤後，由筆受進行記錄。證梵文、證梵義、證義則依筆受記錄內容，再回翻為梵文與譯主檢核。潤文、校勘、正字為潤稿人員。梵唄負責執行譯場的開譯儀式，監譯則是中央委派的譯場執行長，負責整體譯事之籌備、團隊組成、工作進行與完成。



關於具體的譯事工作流程，文獻並未詳細記載，然而透過譯經團隊人員執掌，約略可以推測大致情況：首先由梵唄展開開譯儀式，而後由譯主講授一紙大義，其後做分句轉譯初稿，筆受記錄後交由證義組（證梵文、證梵義、證義）與譯主確認法義不失，再交由潤文組（正字、刊定、潤文）進行修潤。此潤文與證義階段需反覆數次交互進行，直至雙方皆認可而止。

由國家譯場的設置，可以想見佛典翻譯受到朝廷之重視，因此參與譯經的人員也多受獎勵。在譯場工作擔任要職或資深年臘較長的僧人能受賜紫衣與封師號，亦可能獲得擢升成為僧官，管理宗教事務；若是譯主與參與譯事之梵僧，則有機會受封官職。譯場工作人員領有月俸，並且享有假期旅行，若是健康有恙，將得御醫診視，及至往生圓寂，則賜葬哀榮。



當代佛典漢譯展望

國家譯場的佛典漢譯事業，自東漢起，至北宋而沒，歷時近千年。譯場組織龐大，譯經過程繁複，音義要求準確嚴謹，潤文證義反覆往來，錙銖必較。然而，卻也是因為如此，後世吾人才得以親近誦持經典。

雖然官方譯經工作已然中止，但是民間佛典漢譯活動依舊持續進行，待譯經論之來源，更由原本的梵文擴展至藏文、巴利文，乃至於英文。今日吾人有更加新穎的軟硬體設備、愈趨精細的專業分科、網際便利的聯繫方式、縱橫開展的國際視野，是以當代的佛典漢譯工作，應以新方式承接古傳統，在過往譯場經驗的基礎之上開展新局，而在作業上如何優化、在分工上作何銜接、後續漢譯人才的培訓計畫、譯後經論的推廣傳播等，皆是亟需思索、討論與實踐的方向。🕒